◇尘世写真

小喜鹊

[扬州]滕家庆

去年春天,两只喜鹊在镇上敬老院里的树上做窝,弄得院子地上又是枯枝又是鹊屎。院长要把喜鹊轰走,张奶奶不让,说:“想看喜鹊忙乎,想听喜鹊叫欢。”

镇上的敬老院里,住的都是像张奶奶这样的老人。他们的世界里只有田地和孩子。老了,先是种不动地、帮不了孩子,再来是不但不能烧给自己吃,隔一段时间还会犯迷糊。住在敬老院里,他们不会为自己打发时间,心里空得慌。

张奶奶看着两只喜鹊飞去飞来、忙上忙下,撒些吃的给它们。几只小喜鹊孵出来了,张奶奶撒得更多。小喜鹊们长大了,越飞越远,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

今年开春,天还冷飕飕的,张奶奶几个老人聚在太阳下,发呆打盹。两只喜鹊“喳喳嘎嘎”飞了过来,张奶奶定了神,很肯定:“还是去年的那两只,回来又要孵小喜鹊了。”

话还没说完,一个穿红羽绒服的姑娘径直走了过来,比喜鹊“喳嘎”得还要响:“张奶奶好!王大爷好……”不歇气喊了一圈,个个对号,一点不错。张奶奶问:“你是谁?咋晓得我们?”红羽绒服笑着:“我还晓得张奶奶饭量大,喜欢吃煨蹄子,两顿就能吃掉一只。王大爷睡觉打呼噜,一声比一声响。”张奶奶半张嘴、大睁眼。红羽绒服把脸送到张奶奶跟前:“不认识我?”张奶奶摇头。红羽绒服说:“小喜鹊。”张奶奶趋上去看,眼睛亮了:“小喜鹊,是小喜鹊。”

小喜鹊大名萧希菊,我的学生。记得开学报到的那天,她的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奶奶生病起不来,是张奶奶把她送到学校来的。我问叫啥,她往张奶奶身后躲,张奶奶说:“小喜鹊。在家,嘴可欢呢。”她说不出“萧希菊”这个名。

到了高年级,小喜鹊老是说:“村里孩子没有幼儿园上。”后来她考了“幼儿师范”。毕业后,村里的孩子都跑到城里去上幼儿园了,小喜鹊也就留在城里做了幼儿教师。前年,小喜鹊回来,去敬老院看张奶奶,告诉我说:“张奶奶迷糊着,认不出我。”今年,幼儿园没能招满孩子,老师多了出来。小喜鹊回到镇上敬老院,做了护理员。

敬老院里的老人是小喜鹊的爷爷奶奶,也是老小孩,像她幼儿园里的娃。

食堂煨蹄子,忘了多给张奶奶两块,她就不吃饭。小喜鹊答应张奶奶下次多给她四块。把王大爷调去和聋大爷住在了一起,王大爷说:“这下打呼噜没人嫌了。”但又嫌晚上说话没人听。小喜鹊哄他:“监控里有人在听你说话,清清楚楚的。”

敬老院的大厅里有个大电视。每天放扬剧前,小喜鹊先领唱,唱《洪湖水浪打浪》,再带老人做操,做“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小喜鹊故意越做越快,老人跟不上,笑哈哈地发老火。小喜鹊用手机把老人发火的样子拍下来,放到电视上,老人们还嘚瑟:“我们上电视了。”

前一段,老人们真的上了电视。张奶奶能用麦草编小鸟小虫子,王大爷会修钉耙锄头,李奶奶爱收拾房间。小喜鹊一一拍下来,发到网上。点赞留言一大片。电视台看见了,扛着家伙来采访。平时老人们和小喜鹊说话,没完没了。这次,对着电视台的镜头,一个字也说不上来。电视台没办法,只好把网上的画面进行了加工,在电视台做了转发报道。

敬老院弄出了响动,老人们嘴边挂笑,眼里显光。小喜鹊告诉我,连续几个月了,张奶奶没有犯过一次迷糊。

这几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渐渐回来了,村里娃娃多了起来。听人说,镇上要建幼儿园了。我问小喜鹊:“有了幼儿园,是做幼儿园的教师,还是继续在敬老院做护理员?”小喜鹊问:“能不能把幼儿园和敬老院建在一起?”

◇心灵点击

老

[南京]陈思

张叔推开门,到楼下的院子里,眼神里透着几分焦虑与无奈。

他走到一棵树下,静静地看着屋前伸展的枝丫,他想起乡下老屋前的那棵老槐树,那是村里朋友闲聊的老地方。

张叔进城后,总不习惯城里的楼宇,虽然高,却感觉生硬,他很怀念家里的老房子,儿子无数次问他老宅有什么好的、留着干吗?

张叔说,“老地方”里有老朋友。曾经的隔壁大哥,每日准时到老地方来,他坐在树下那块大石头旁,拿出准备好的象棋,两人杀得难解难分,有时为悔一步棋起过争执,甚至几天不说话,但时过境迁,和好如初,依然愿意将对方称为“老朋友”。

那老物件“象棋”最容易激发他的怀念。睹物思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带有岁月痕迹的旧物件更能勾起人们对于过去某段经历的回忆了。

当然,能带动记忆的不只是眼睛,还有多时未能闻到的泥土气,许久未尝到的故乡味道,还有阔别已久的乡音,那“老乡音”说起来多亲切啊。他听孙子读唐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想到村里人的乡音。

可城里没有乡音,注定了与故乡渐行渐远。无数次,他想象着回到家乡,回到旧居地,乡音依然熟悉,乡人们快乐着他的快乐。

当然,老宅前的道路上有很多难忘的“老镜头”。

老镜头里有卖水果的女人,她男人多病,收入少。她一个人撑着家,还要供念高中的儿子读书,女人却不颓废、不抱怨,每天出摊前,都把自己拾掇得漂漂亮亮的。女人让人看到的,不是灰暗而是明媚。

暮色四合,聊天唱歌的渐渐聚拢到乡村的广场上,他脱下身上的环卫服,跟随着乐曲唱着欢快的歌。夜色中,他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了。彼此之间没有嫌弃,有的只是包容与友爱。

现实中,我们怕提到老,怕老了以后头发会白、眼镜会花、脚步会蹒跚、记忆会变差,但有些“老”,却在岁月中生出丝丝温暖,生出许多美好,有些“老”,早已在生命里生根发芽,成为内心深处一根根强劲的草。

繁星 水心疑图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投稿邮箱:yzwbfanxing@163.com

